

新华
视点

换一家医院照一次CT

——医疗检查结果“互认”到底有多难？

哈尔滨市市民李慧是一位80后妈妈，生完孩子后一直咳嗽、气短，并伴有低烧。2014年2月初，李慧在黑龙江省医院做了肺部CT检查，被诊断为间质性肺炎。随后，李慧又拿着片子到哈尔滨医大一院，希望得到专家进一步确诊，却被告知，检查结果“不认可”，需要再拍一次肺部CT。

广东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指出，医检结果互认有利于合理有效利用医疗资源，降低病人就医费用，简化就医环节，改善医疗服务。但是，医检费用占医院收入比重较大，因而推进医检互认容易受到医生的“软抵制”。

“说到底，还是与院方经济利益有很大关系。”某三甲医院医生表示，按照

哈医大二院副院长焦军东表示，自从医检结果互认的政策推行以来，下级医院认同上级医院的检查结果执行比较好，而作为上级医院，对于下级医院的检查结果确有担心。

“比如超声检查，患者拿来了地市级医院的超声结果，我的医生就得想一想，如果做得不行，就要重复检查，这也

重复检查何时休？

李慧想，哈医大一院是黑龙江省内闻名的医院，医生提出质疑也许是因为省医院的检查结果有误，便又做了一遍检查。两个医院的检查结果完全相同，都诊断是间质性肺炎。“同一种病，为啥

让我一周内做两次CT？”和李慧的经历类似，来自安徽的老人付加德去年3月腰部扭伤，他去北京医科大学大兴人民医院拍了一次X光片，之后去北京世纪坛医院就诊，医生

互认要求遭遇“软抵制”

医保相关规定，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比例，三级医疗机构控制在45%以下，而门诊患者药费比例不超过20%，其他费用构成，就是处置费、检查费等。

“这就要求我们控制药费和检查费的

比例，假如一个病人，相关检查在别的医院做了，而转到我们医院不重新检查的话，他的费用大部分是药费。”按照规定，药费超出比例的部分要由医生支付。为此，医生需要以重复检查来平衡药费的比例。

应让患者少花“冤枉钱”

是对患者负责。”焦军东说。

当然，对重复检查的质疑也不乏“误会”的成分。“有时候，患者认为的重复检查，其实并非如此，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，难以从一张医学检查申请单上了解

检查的不同，产生误解。”黑龙江省结核病防治院医生金龙说，如果一名患者在甲医院做CT检查，发现肺部有阴影，然后选择到乙医院治疗，那么乙医院的接诊医生在问诊、读片之后，极有可能让患者再

又要拍一次X光片，两次医检结果完全一样。北京市民傅先生对记者说，像李慧、付加德这样重复检查的经历许多人都遇到过，无论在同一个城市还是在不同的城市，只要去医院看病，都会遇到检查重复、结果互不认可的问题。

针对社会质疑，原卫生部2010年发文要求，同级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；一

“另外，医院的仪器都是自己花钱购置的，一台100万元的仪器，当然得尽可能把成本赚回来。超出的，就是医生的绩效工资。减少医院的药价收入，就只好从医检中增加收入。”黑龙江省一家三甲医院院长表示，部分省市在贯彻落实卫生部“医检互认”规定时，通知各医院是否需要重复检查“由接诊的临床医生确定”，

做一次CT检查；这名患者入院做手术前，有可能还要接受一次CT检查。第二次检查是增强CT或高分辨薄层检查，第三次检查是为制订手术方案提供依据。

如何做到既不影响疗效，又让患者少花冤枉钱？黑龙江省卫计委医政处副处长赵显辉表示，一是构建医疗信息共享平台，促进医院资源共享；二是将

些省市卫生行政部门也发文要求，互认范围及内容包括一级医院对二级和三级医院的医学检验、医学影像检查结果等。例如，卫生部门要求医院对谷丙转氨酶、白蛋白、总胆固醇等抽血化验，以及X光、CT、心脏彩超等项目检查结果互认。

但是，具体到很多医院和一例例的患者身上，医检结果互认却依旧相当远。

而院方认为检查结果互认风险很大，容易造成“误读”，影响对患者的诊治。

分析人士认为，国家卫生部门要求推进医检互认，减少重复检查；但是一些省市卫生部门的通知又赋予临床医生以“最后决定权”，这样一来，国家政策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容易变形走样，因而重复检查难以避免。

医生的收入与检查收入分离，从根本上改变检查提成的收入办法；三是患者多了解自己的病情，多咨询专业医生，以减少被重复检查的几率。

“此外，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，对于重复检查项目征求患者意见，并给予合理解释，有助于消除患者的疑虑，增强患者就医的满意度。”焦军东说。（据新华社电）



最后的守桥兵

3月29日，武警战士在跨江松浦大桥上执勤。

1976年，在上海松江地区的黄浦江上，连接铁路金山支线的松浦大桥建成通车，这也是迄今为止上海黄浦江上唯一一座公路、铁路两用双层桥。从那时起，武警上海总队一支队官兵开始担负大桥守护任务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在紧邻大桥的东侧，一座崭新的铁路桥即将替代拥有40年历史的松浦大桥。一茬茬武警官兵历经40年的坚守，确保了大桥的安全，也见证了上海的飞速发展。

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

可“潜”至桥梁底面检测的无人机在哈尔滨研发成功

新华社哈尔滨3月28日电（记者闫春）曾经需人工攀爬检测的桥梁底面，如今有了无人机做“第三只眼”来完成。由哈尔滨工程大学研发成功的可在桥梁底面飞行检测的无人机，将有助于提升桥梁检测精度。

这一成果是哈尔滨工程大学莫宏伟“无人机项目团队”，历时4年完成的。长期以来，传统桥梁检测多是利用人工望远镜等仪器，由悬挂在桥梁下方的维修人员操作，不仅耗时费力，还易忽略细节之处，为桥梁质量埋下隐患。

该团队所研发的检测无人机通过加载传感器装置，优化导航技术，确保无人机可在距离桥梁底面一定范围内飞行。操作人员手持手机等控制设备，在地面即可完成对桥梁底面、柱面、横梁的拍摄取证。

无人机研发者、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莫宏伟介绍说，利用这一设备，可大幅减轻桥梁维护人员的工作强度，便于及时发现险情，提高桥梁检测维护效率。后期，团队还将在无人机自主飞行、避障方面加强研发，提高其可操作性。

据介绍，该无人机日前在上海某高速公路段进行实际桥梁勘测，取得成功。这一设计构想在国内、外桥梁检测行业属于领跑水平。此无人机还可根据使用需求，通过搭载不同传感器模块，实现其他多种任务作业。

性侵猥亵5名女童 河南一男子被执行死刑

据新华社郑州3月26日专电（记者甘泉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5日公布一起典型案例：被告人马进周刑满释放后，在较短时间内先后性侵和猥亵幼女5人，并致1人重伤，2人轻伤，被一审判定构成强奸和猥亵儿童罪判处死刑。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，已于近期对马某执行死刑。

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介绍，被告人马进周今年36岁，出生河南省巩义市，文化程度为初中。曾因犯猥亵儿童罪于2009年6月18日被巩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，2010年9月27日刑满释放。因涉嫌强奸罪于2013年2月8日被逮捕。在2012年9月8日至2013年1月11日期间，被告人马进周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一带，先后强行与一名4岁女童、两名8岁女童发生性关系，造成1人重伤，2人轻伤。此外，又先后对两名6岁和9岁女童进行猥亵。

宣判后，被告人马进周服从一审判决，未提出上诉。

广东河源步行街商铺发生火灾 造成2人死亡



3月29日，公安消防人员在火灾现场扑救。当日早晨6点半左右，广东河源市源城区沿江路丽江城商铺发生火灾。截至发稿时，火灾已造成2人死亡。目前，火灾事故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。

新华社发

3月29日，乙未年民祭“史圣”司马迁大典在司马迁的故乡——陕西省韩城市司马迁祭祀广场举行。来自海内外的学者、司马迁后裔以及当地民众等聚集于此，缅怀“史圣”司马迁。

新华社发

陕西韩城祭祀“史圣”司马迁

安徽举办汉式集体婚礼

“肉身佛”为何千年不腐？

——老工匠揭秘“肉身佛”塑制过程

日前，匈牙利博物馆展出一尊内藏有一名高僧遗骸的千年佛像，因疑似福建省大田县被盗文物而受到关注。

事实上，除疑似被盗的“章公祖师”外，福建还有数尊类似的“肉身佛”，均有上百年的历史。而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上，肉身菩萨多达14尊。

至今仍在九华山制作肉身佛的老工匠朱国胜认为，“肉身佛”能够千年不腐，其原因除了高僧自身的修炼以外，或许还与空气、水分有着较大关系。

九华山有“肉身菩萨”14尊

时隔20年，福建三明大田县“肉身佛”出现在匈牙利，引发了福建多地市民报料的热情。一时间，福建南安、德化、永春等地，均出现疑似“肉身佛”的佛像。据报道，在福建德化的九仙山永安岩，史公祖师金身取舍利塑成。此外，福建南安水头镇埕边村有一座奉祀肉身佛的双灵寺，殿堂供奉的两尊菩萨是200多年前一对高氏姐妹的真身塑像，名叫“傍娘”和“瓜娘”。

大田县博物馆馆长陈其忠介绍，“泉州古称‘泉南佛国’，是佛教文化传入较早较集中的地方。”民众大多会在高僧坐化之后，将其舍利塑成佛像，有些是“佛骨”舍利，有些则是“肉身舍利”（即“肉身佛”）。

记者梳理发现，除了福建，在多个省份都可见到“肉身佛”，如安徽、山西、广东、湖南和河南等地均有“肉身佛”。其中，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上，有据可查的肉身菩萨就达14尊。

坐缸、封缸、开缸3步骤

成为“肉身佛”，需要一些帮圆寂的僧侣塑制肉身佛的人。这样的“外人”并不一定是僧侣，而塑制“肉身佛”也成为了一门“工艺”被传承。

“简单来说，就是坐缸、封缸、开缸3个步骤。”朱国胜告诉本报记者，为圆寂的僧侣坐缸的程序很简单，只需在缸底铺一层石灰，其上加盖一层木炭，将“法体”盘坐装殓其中，再填充碾碎的木炭、檀香等，最后再将盖子密封起来便可。最后便是开缸，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封缸3年半后，如果缸内的僧侣面如生、肉身不腐，他们就会被塑成“金身”。

塑成“金身”的步骤比较简单，将已经出缸的僧侣法体缠绕上一层纱布，然后在纱布上涂上一层土漆（生漆），在土漆风干之后，还会将一些石灰石膏粉再涂一层到塑成的“肉身佛”表面，最后在最外层的“全身”贴上金箔，这样“肉身佛”就塑成了“金身”。

“整个过程虽然听起来简单，有人学了后也总是失败。”朱国胜表示，不同的人用同样的方法，也有成功与失败之分。

民间防腐处理方法已成谜

朱国胜表示，佛门中的僧侣“法体”一般在圆寂之后也不会动的，因此有内脏。而圆寂之前不吃不喝倒是基本一致，但不会食用草药等。

据报道，在闽南，和尚死后由于颜面如生、肉身不腐，肉身被人们加以泥塑成佛像。一般情况下，其人死之前，感觉大限将临，会先开始不吃不喝或吃喝极少。而为了让尸体不腐，古人会用漆、纱布、桐油灰等密封。此外，也有专家认为，肉身塑像一般在外面用正漆，肉身隔绝了空气，“肉身佛”更不易变质。

针对肉身佛如何制成，民间有何种防腐的处理方法。阳春村委书记林开望告诉记者，由于年代久远，曾经可能存在的民间防腐处理方法，和其他村民就不得而知。

古有中草药水浸泡尸体防腐

针对“肉身坐佛”千年不腐的原因，当地村民称曾在生前吃一些防腐的草药，借此来让死后的尸体不腐，而九华山专门制作“肉身佛”的工匠则表示，僧侣死前不吃不喝，死后也没经过草药处理。

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分会副主任委员梅全喜告诉记者，并不知道有中草药可以起到生前食用，死后尸体不腐的作用。“古时倒有人死后尸体用些中草药浸泡，使尸体利于保存。”梅全喜表示，如果尸体已经风干，并与空气、水分等隔离，有可能保存非常久。

此外，对于福建“肉身坐佛”没有内脏，九华山“肉身佛”含有内脏，他解释称，一般情况下，制作标本时都会将动物的内脏取出，因为内脏组织结构复杂，其中的微生物可能对尸体产生较大影响。

梅全喜认为，死前会不吃不喝这点对于尸体的保存并没直接关系，但是死前将胃肠内的食物、粪便等排净，微生物会相对较少。

此外，檀香因其特殊的成分特性，而成为非常有效的定香剂和防腐剂。

（广日）

空气水分等或造就“不腐”

针对为何“肉身佛”千年不腐？朱国胜通过自己多年的经验分析，或许还是与“肉身佛”的自身水分被吸干，对“肉身佛”内的空气进行了抽空等，对“肉身佛”的防腐保存起了作用。

他解释，在缸底部铺的石灰、木炭等，吸收了法体内的水分，一些香料等也起到消毒杀菌作用。把缸密封起来，也让圆寂僧侣的“法体”不再接触空气、水分等，让法体有了“不腐”的可能。

他表示，在3年后出缸的师傅法体，如没腐败，经过3年多的水分吸收，缩水已非常严重，有些像“木乃伊”，再经过纱布、土漆、石灰石膏粉的塑造，也让“肉身佛”处于一种几乎“真空”的状态，让千年不腐成为可能。他介绍，生前健康的僧侣比生前生了病的师傅更容易成为“肉身佛”。

杭州小伙在非洲被绑架幸运逃脱

惊魂3天3夜

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（记者周竟）在非洲工作最怕啥？对杭州小伙朱矿建来说，不是蚊虫疟疾，甚至不是埃博拉，而是被绑架。在尼日利亚工作的29岁小伙朱矿建遇到了被7名绑匪掳走的事件，幸运的是，被绑3天后，他聪明地逃脱了。

朱矿建是杭州森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驻尼日利亚的员工，刚去那边工作3个月。当地时间3月23日，他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生死危机。他和公司的法人代表徐亚静通过电话和微信向记者讲述了惊魂3天3夜。

“那天傍晚6点左右，我和几个人正在公司的木材堆场监装货柜。突然听到

了枪声，外面还扔进来手榴弹，由于听过公司的警告，我很快意识到可能是有人来抢劫绑架了。”朱矿建说，他本能地拔腿就跑，但很快被人追上了。他看到对方有7个人，手上有冲锋枪、手榴弹。

朱矿建感觉自己身在一好莱坞大片中，还没等回过神来，就被绑走了。随后，朱矿建被带到了一片荒芜的丛林中，被人拿枪推着走了好几个小时，累到走不动时，对方给他戴上了脚镣。

“他们对我搜身，拿走了相机和手机，并联系到了我公司老板，开口索要1700万奈拉（约合53万元人民币）的赎金。”朱矿建说。

徐亚静和父亲徐伟华接到电话后，

马上报了警，并向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报告了此事。“生命最重要，不管多少钱，我们肯定都要想办法去救的。”徐亚静说，她和父母马上四处筹款。

不过公司的人很快了解到，在当地，绑架外国人的事件时有发生，1700万奈拉属于可以砍价的范围，一般赎金在500万奈拉左右。于是，徐亚静和徐伟华一边和绑匪协商一边筹款，同时警方和大使馆也积极想办法救人。

而在另一边，朱矿建也和绑匪们周旋着。朱矿建看到绑匪们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，不算穷凶极恶，于是也稍微松了口气。“肚子没饿着，他们特地给我吃米饭，还买了饮料。后来我也知道，他们没有伤

害我的意图，就是想要点钱。”朱矿建说。

由于差不多是同龄人，都会讲英语，朱矿建主动和绑匪聊天，很快就混熟了，甚至开起了玩笑。“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停留在功夫上，问我会不会，还让我教。”朱矿建说，他们甚至还想让人伙，以后一起去绑架中国老板。

两天后，公司已经把赎金还价到了500万奈拉。不过筹钱并不是很顺利，由于那边银行业不发达，无法兑换到那么多钱，只能向当地华人换钱，最后勉强凑齐了500万奈拉。

正当双方准备“交易”时，朱矿建找到了一个逃跑的机会。“第三天晚上，我说脚镣太重，能不能解开，他们说我不可

敢逃跑，就给我解开了一个。”朱矿建说，等他们睡着以后，自己悄悄地跑了，临走时，还拿回了相机。

没跑一会儿，绑匪们就追了过来，不过由于天黑加上丛林茂密，他们没能找到朱矿建，胡乱开几枪后，就往别的地方去了。

朱矿建说，天亮后他走了两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条路，并且遇到了骑摩托车的当地人，就让他们带着去了警察局。

徐亚静说，他们很快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赶紧把朱矿建领了回来。

事后公司曾问朱矿建想不想回国，而他仍觉得非洲挺好，还开玩笑说：“下次我一定会聪明点，不让他们绑走了。”